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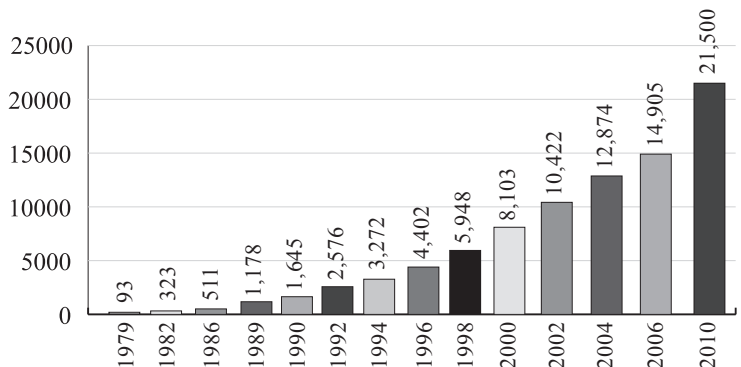
在廿世紀普世基督教宣教運動中，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非西方宣教士的急劇增加，曾經被稱為宣教工場的亞洲、非洲、南美洲地區的教會開始差派出眾多的宣教士，並在二十世紀90年代其數量超過了西方宣教士(參考圖表一)。¹ 詹金斯(Philip Jenkins)在其所著《下一個基督王國》中稱：在二十世紀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堅定地轉移到了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²

圖表一 廿世紀非西方宣教士的增加

年度	1800	1900	1970	1985
西方世界	99%	91%	64%	34%
非西方世界	1%	9%	36%	66%

其中，以韓國教會為例，教會信徒在二十世紀中葉不足50萬，而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全國超過1,000萬的人，約近三分之一人口稱為基督徒。宣教力量也在近30年迅速崛起，從1979年的93位宣教士急劇增長到2010年的21,500位宣教士，成為繼美國教會之後，差派第二多海外宣教士的國家(參圖表二)。³

圖表二 韓國教會宣教士的增長



中國教會也在最近的幾十年，藉著教會急速地增長，引起了普世教會的關注。1949年的時候，中國教會信徒不到100萬，但過了半個世紀之後，中國教會的信徒數量增長了幾十倍。兩千多年的教會歷史告訴我們，教會的增長乃是宣教運動的前奏和基礎，中國教會的復興增長也將帶出中國宣教運動的發展。2010年出版的第七版《普世宣教手冊》(Operation World)中記述說：「根據可信賴的資訊來源，中國本土教會所差派的宣教士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雖然大部分宣教士屬於國內宣教。」⁴ 書中論到中國教會現況時，指出福音派信徒從1975

年的270萬增長到2010年的7,500萬，即增長了30多倍。在第七版，也首次估計了中國教會的宣教士為12萬名，其中國內宣教士為11.8萬名，這樣就可以估算海外宣教士為2,000名，國內、外跨文化宣教士為20萬名。⁵可見中國教會正在迎接「普世宣教運動」時代的來臨。那麼，中國教會將怎樣走進普世宣教的時代，實現「宣教中國」的異象呢？在實現「宣教中國」異象的道路上，我們需要面對的挑戰及完成的任務是甚麼呢？

一、「2030宣教中國」的來歷

1. 2013年6月「首爾會議」

在2013年6月的首爾，三百多位中國教會的同工與海外教會的同工聚集在一起，舉行了一次特別的會議。此次以「亞洲教會領袖論壇」為題舉行的會議，特別之處在於與會的100多位中國代表，大部分是「2010開普敦洛桑會議」曾被邀請過的代表。可以說此次會議是一次「遲來的相遇」。筆者在此次會議中，被邀請發表了「中國教會與普世宣教」的主題講座。在此講座中，筆者提出了「2030宣教中國」——即在2030年中國教會差派出2萬名海外宣教士——的展望，呼籲中國教會齊心努力、邁向「宣教中國」的時代。

2. 「2030宣教中國」的緣由

在1949年前，來華基督教宣教士估計至少有1萬名。⁶改革開放之後，來華的宣教士也有1萬名以上。⁷可見，中國教會所欠的「福音的債」至少有2萬名宣教士的債。從筆者的觀點看，中國教會差派出2萬名宣教士，才可以稱其為「宣教中國」。因此，在提出中國教會要差派10萬名，甚至100萬名宣教士的口號之前，先要完成最基本的任務——就是差派出2萬名宣教士，來還福音的債！那麼，何時才能進入「宣教中國」的時代呢？韓國教會在1990年的時候差派了1,645名宣教士，2010年則差派了2萬1,500名宣教士，即用了20年的時間就差派了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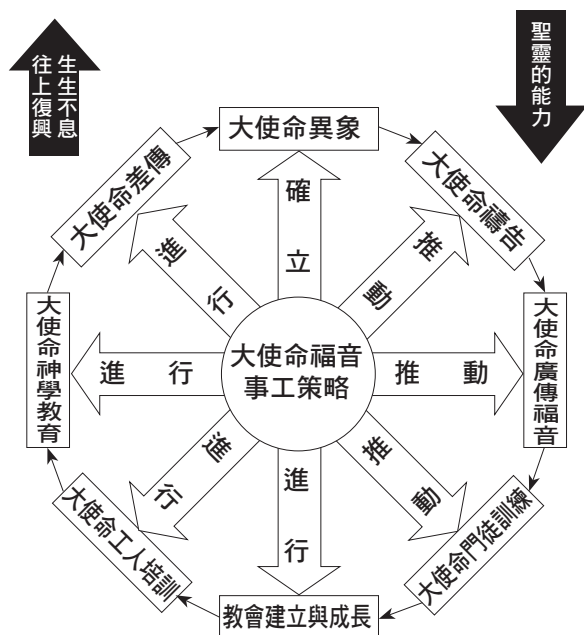
萬名宣教士。那麼以此為參考，可否認為2030年左右，中國教會也可以差派2萬名以上的宣教士，從而進入「宣教中國」的時代呢？

二、「2030宣教中國」的前提

當然，要實現「宣教中國」的異象，必須具備很多的條件。筆者曾經在《大使命雙月刊》2011年12月號上發表一篇文章，列舉了中國教會的宣教資源：⁸ (1) 宣教榜樣的資源；(2) 屬靈領袖的資源；(3) 文字工作的資源；(4) 教會復興的資源；(5) 經濟發展的資源；(6) 普世華人的資源等。此外，還有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強壯的宣教基地。一個復興發展、強壯健康的教會才能支持差派2萬名海外宣教士的宣教大業。強壯的宣教基地，不僅意味著人力資源、靈力資源、物力資源、財力資源、機構資源等的充足，更重要的是充滿聖靈能力、生生不息不斷的復興、並以完成大使命為核心價值的眾多宣教導向型教會。主耶穌頒佈的大使命(太二十八18-20；可十六15；路二十四46-49；約二十21；徒一8)，不僅賜給我們教會當完成的任務，而且還揭示給我們完成大使命的策略途徑(參考圖表三)。⁹

所以，要持守大使命異象，推動禱告運動、廣傳福音、門徒訓練等運動，努力建立更多強壯健康的大使命教會，進行普及型的工人培訓和神學教育，繼續為完成大使命而進行國內宣教、海外宣教，從而使後方的宣教基地持續經歷復興發展，前線的宣教事工也得以不斷推展。

圖表三 大使命福音事工策略



三、「2030宣教中國」的展望

為了差派2萬名宣教士，在未來20年內，中國教會需要完成以下的宣教整體力量的發展任務：

多個宣教研究中心：中國福音化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研究、中亞研究、中東研究、伊斯蘭教圈研究、佛教圈研究、印度教圈研究、民間信仰研究、宣教理論及策略研究及其他研究。

宣教動員大會：100人規模的2萬次以上，需要產生20萬宣教奉獻者，從而產生2萬名宣教士。

宣教士訓練學校：至少50間宣教士訓練學校，每年畢業生20名。

宣教機構：至少需要200個差會。

宣教士：2萬名宣教士可能有——40-50%的宣教士將前往中國西北、中亞、中東等地的伊斯蘭教

圈，30-40%的宣教士前往西藏、東南亞、印度半島等地的佛教、印度教圈，10-30%的宣教士將前往北非及世界其他地方。

宣教網路：需要積極建構國際性宣教會議、國際宣教機構、中韓美合作組織、宣教工場的合作網路等等。

看著以上的目標，似乎挑戰很大，但假設目前的中國教會信徒有6,000萬，2030年時增長至1億，而且按照目前的區域性發展比例分配任務，完成「2030宣教中國」的目標並非沒有可能，根據如下：

按信徒人數來看：平均5,000人差派1名宣教士，2030年就可以差派2萬名宣教士了。

按區域來分：如果單參考前面所列信徒數量分佈的比例來分配——河南、安徽、浙江、江蘇等省需要各差派1,000名；山東、黑龍江、廣東、福建、遼寧、雲南、陝西、湖北、山西、湖南、重慶、吉林、江西、河北、貴州、內蒙古、四川、上海、甘肅等省市需要各差派200-1,000名；新疆、廣西、海南、北京、香港、青海、寧夏、天津、澳門、西藏等省市需要各差派200名(而事實上，香港目前已經差派約500名的宣教士)。

按團隊來分：假設超過1萬信徒的教會系統或網路(我們通常稱為團隊)有2,000個，每個團隊差派10名宣教士，就可以差派2萬名宣教士；10個團隊建立一間差會，就可以建立200間差會；40個團隊建立一間宣教士訓練學校，就可以建立50間宣教士訓練學校。

在未來的20年，中國教會欲差出2萬名宣教士的話，各地教會及團隊可以制定按階段發展的目標，從「宣教覺醒期」到「宣教發展期」、「宣教復興期」至「宣教成熟期」，一步步完成「宣教中國」的時代使命(參考圖表四)。願神繼續復興中國教會，興起「宣教中國」，還清福音的債，並與普世教會攜手，在我們這一代共同完成主耶穌基督所頒佈的大使命！

圖表四 中國教會的「2030宣教中國」展望¹⁰

2030宣教中國各階段重要課題		第一個五年 2015	第二個五年 2020	第三個五年 2025	第四個五年 2030
		宣教覺醒期	宣教發展期	宣教復興期	宣教成熟期
宣教的 方向層面	關注未得之民	中國少數民族 海外中國人 國內外國人	周邊臨近國家 中亞 東南亞	10/40之窗 南亞 中東地區	95/25大門(指經度95-25) 北非 以色列
	持守宣教異象	中國福音化 絲綢之路	參與約書亞 計劃	前線未得之民 宣教	福音傳回耶路撒冷
宣教的 體制層面	具備宣教研究	中國福音化狀況 少數民族研究 宣教型教會研究	佛教圈研究 民間宗教研究 宣教士研究	印度教圈研究 部族圈研究 宣教機構研究	伊斯蘭教圈研究 猶太教研究 發展宣教神學
	動員宣教人力	教會宣教營會 大學生宣教大會 青少年宣教營會	選拔宣教士 訓練宣教士 差派宣教士	宣教士激增 短宣運動高潮 宣教士管理	宣教士關懷 資深宣教士 宣教士傳承
	做好宣教教育	宣教文字事工 「把握時機」課程 神學院宣教課	宣教專門雜誌 普世宣教課程 宣教班	宣教系列教材 宣教士訓練學校 宣教學院	宣教學著作 宣教普及教育 宣教大學
	進行宣教差派	西部宣教 少數民族宣教 籌備建立差會	跨文化挑戰 語言學習 宣教行政管理	跨文化佈道 跨文化門徒訓練 跨文化植堂	宣教領袖興起 宣教的專業化 國際性差會
宣教的 支援層面	搭建宣教網路	國內宣教會議 宣教工場探訪 發展團隊合作	國際宣教會議 海外華人教會 國度性企業	福音信仰聯盟 區域性宣教合作 宣教士子女學校	洛桑宣教運動 普世性宣教合作 宣教士村
	強壯宣教基地	宣教禱告運動 廣傳福音運動 門徒訓練運動	教會植堂運動 教會增長運動 普及工人培訓	教會合一運動 短宣運動 神學教育深化	中國宣教基地 海外宣教基地 大使命福音運動

注釋

1. 趙東震：《需要重寫的世界宣教歷史》(Re-writing A History of World Mission : Historical Anatomy of The Power Encounter of the Christian Mission With The Nation : A Paradigm for The Future). (S.I: 東西宣教研究中心，2011)，第286頁。
2. Philip Jenkins著：《下一個基督王國——基督宗教全球化的來臨》(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梁永安譯（臺北：立緒文化，2003），第4頁。
3. Steve Sang-Cheol Moon,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Korea: Curre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April, 2008). 2010年的資料參考Jason Mandryk, Operation World (USA: Biblica Publishing, 2010), 7th edition。
4. Jason Mandryk, Operation World(USA: Biblica Publishing, 2010), 7th edition, p7.
5. 同上, pp.214-6.
6. 由「中華歸主調查委員會」整理出來的資料顯示，單單在1814年到1920年，來華宣教士就達6,636位，見《1901-1920年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第二版)，參文牧〈中國教會對宣教中國的異象〉《第三屆「宣教中國」研討會手冊》第16頁。
7. 文牧估計1978至2011年，這33年間來中國大陸宣教的華人宣教士約有6,000人，韓國宣教士超過2,000人(筆者注：實際超過4,000人)，西方宣教士超過300人(筆者認為超過1,000人)。參文牧〈中國教會對宣教中國的異象〉《第三屆「宣教中國」研討會手冊》，第16頁。
8. 李聖風〈中國教會與普世宣教〉《大使命雙月刊》第九十五期，2011年12月號，第11-15頁。
9. 參李聖風，〈神州大使命事工策略〉(神州大使命神學院學士學位論文，1993)第66頁。
10. 各階段重要課題，並非不能同時進行，其先後順序也可能變化。列出此表，希望能看見一個宣教運動至少會囊括的各領域課題，及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

(作者在北京牧會，現正修讀教牧學博士課程。本文乃作者在2013年亞洲教會領袖論壇上發表的文章)